外文文献翻译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Does It Work?**

摘要-学习管理系统(LMS)已经在全球多间大学设立，以帮助连接学生与讲师们，免于传统教室的限制。这是一个由电子软件设计的环境旨在管理用户学习干预以及为学生提供学习内容和资源。 由于LMS系统已经实施，也已经强制要求讲师在他们的日常课程中应用LMS，了解学生作为LMS用户的反馈至关重要。以前的研究显示了在高等教育环境，世界各地的大学中使用LMS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提供关于LMS现象的一些见解。

索引词-学习管理系统，高等教育，内容，接受度，影响，全球各地

1. 介绍

学习管理系统或者俗称LMS，在高等院校小区中，是一个在线的连接讲师与学生的门户。它提供了一个共享课堂材料或活动的一个场所。它还是一个场所让讲师和学生们能够在课堂外互动，透过论坛来交流，亦可能会占用太多本应用来在课堂上学习的时间。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在大部分大学所在的城市中已经随处可见可用。互联网被定义为一个连接全球小型计算器网络的一个大型的计算器网络，它包括商业、教育、政府以及其他网络，所有这些网都使用相同的一组通信协议。

现在大多数大学生都可以访问互联网，因为他们的大学为他们提供网络连接，以及通常在大学的步行范围就有提供网络的咖啡厅来迎合学生。有的还有订阅网络供货商好让他们在家中亦能有网络连接。

大学生们在学习上大多是独立的，讲师通常会发给他们讲义，以及进一步的信息留给学生们去独自发现，因为这不像是小学和中学的学校系统，是一个单向学习过程。大家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讲师分享他们的知识，而学生则在班级讨论中对一个主题给予反馈或想法。所以，大学生需要不断地搜寻数据来拓宽他们的知识。

1. 互联网在世界学术中的应用情况
2. 概述

研究人员进行了多项研究，并且尽管他们研究互联网使用的目的可能会有所不同，他们的研究表明互联网正在被使用世界各地的学者。从当地来看，一个研究显示，马来西亚大学的学生有使用互联网进行与课程相关的活动。学生有更好的互联网基本技能认为互联网对学习环境是有帮助的，他们可以通过使用互联网来完成作业，也普遍有更好的态度使用互联网来改善他们的学习[1]。

1. 全世界学者对互联网的使用。

对于印度德里大学的院士来说，互联网的有用性通过频率显示它的用途。大多数受访者比以前更经常地使用互联网，其中 70% 的人表示每天都在使用它，16% 的人在一周内超过2或3次，其中 12% 每周一次，其中 2%的人偶尔使用。[2]。互联网存在有助于教育过程并解决与合作伙伴关系薄弱、降低教育、不断上涨的成本，不断增加的学生人数并满足对不断增加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3]。学术机构中管理良好的信息流可以提高学术标准并确保更大程度的平等。正如在孟加拉国国拉杰沙希大学所做的研究表明的那样，随着互联网的引入，信息搜索活动和信息获取对知识界来说变得更加容易、快捷和更具成本效益[4]。此外，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的互联网接入主要用于帮助学生和教职员工获取文献和进行学术交流[5]。

2003 年的一项研究 [6] 评估了尼日利亚 Ile-Ife 的 Obafemi Awolowo 大学在学术研究中使用互联网的水平。对答复的分析结果表明，受访者将研究材料在互联网上的使用排在第四位（17%）。 然而，使用互联网的受访者将研究材料排在第二位（53%），而不是电子邮件（70%）。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在部门和教职员工级别提供更多访问点，将显着改善互联网在学术研究中的使用。互联网使用户可以访问许多学科的大量信息，而不用管用户的地理分布[7]。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推断出学者们将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来搜索更多的学术信息。

1. 影响使用互联网搜索信息的因素

互联网是一种有用的信息搜索工具，因为它对用户友好，并且可以根据学生的需要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进行研究。但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一个人使用互联网去搜索信息。

个人特征可能会影响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例如，年龄往往代表代沟，而收入则根据经济实力区分人，教育水平衡量个人的智力发展。这些问题显然会影响人们对快速发展、成本和使用复杂度各不相同的设施的使用，而且情况一直如此。据《每日邮报》报道，互联网使用存在收入、教育和年龄差异[8]。调查还显示，计算机通信的使用随着教育的增加而大幅增加。以拥有大学学位的人为户主的家庭更有可能使用互联网，并且无论使用地点在何，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更有可能联网。因此，互联网主要被大学生选择作为信息来源，因为它传递信息的速度非常快，而且互联网使他们有可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同龄人联系并共享信息。

来自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s Computer和Internet Use Supplement 发现，互联网用户中连接最多的年龄组是 18 至 24 岁在校学生，2003 年有 86.7% 在线。他们还观察到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过去的报告，根据他们的调查，关于美国人互联网使用的首要权威显示使用互联网的年轻人百分比有所增长。这表明，从最近几年开始，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趋势一直存在[9]。

除此之外，年龄还与网络访问和网络使用有关。Hargittai和 Hinnant [9] 引用 Fox 和 Madden 在 2005 年的研究表明，年轻人在使用通信工具（例如即时消息和聊天）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且他们也更有可能追求爱好或娱乐活动，例如下载音乐或上网找乐子。他们也比其他人更多地使用媒体来获取有关休闲活动的信息。因此，年轻人可能会选择使用互联网来搜索信息，因为这是一种他们熟悉的媒介，但他们要知道如何明智地上网并且不会使学习分心也很重要。

1. 其他场景

与年轻人相比，29 至 59 岁之间的人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研究和使用政府网站 [9]。同时，Hargittai 和 Hinnant [9] 还引用了 Cotten 和 Gupta 在 2004 年的工作，他们发现对健康信息搜索的研究表明，在线搜索健康资料的人可能比那些仅在线下搜索健康信息的人更年轻。更年轻、更精通互联网的一代经常在网上寻找信息，而不是去看书或看医生，这种趋势可能会扩展到他们用来搜索有关学术目的的信息的方法。这项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网上所做的事情存在差异。然而，我们不能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结论，即年龄组内的互联网使用存在同质性。在 2002 年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 [10]，性别领域的研究结果喜忧参半。他们从 1990 年代中期 [11] 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可能使用互联网的示威活动转变为 2000 年的逆转，当时 Jupiter Media Matrix 报道称使用互联网的女性人数已超过男性人数[12]。

除了人口因素外，学生选择使用互联网搜索信息还有其他原因。网络上可用的图画和图片补充了教科书中几乎不断变化的书面信息。此外，Web 资源允许使用动画显示在教科书或课堂中很难描述的过程。最后，短视频剪辑可以提供补充信息，从而增强学习体验 [13]。

1. 互联网和学生的学业成绩

当学生在理解课堂和作业做法时需要收集更多数据时，他们会使用互联网。对于互联网是否是学生搜索信息的良好媒介，研究人员的观点存在矛盾，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这一想法。根据斯科菲尔德和戴维森 [14] 的说法，情况的复杂性概括如下：“今天，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学生可以从他们的学校连接到互联网。已花费数十亿美元来提供此类访问，期望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和通信资源将改善教育成果。然而，教育福利不会从互联网访问中自动产生。态度和期望、技术知识、课堂文化和互联网文化、课程设计、实施和跟进都会影响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取得的成就。至少在一个关键方面，互联网与任何其他课堂资源没有什么不同。你从中得到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投入了什么”[14]。 Schofield 和 Davidson [14] 指的是可以访问互联网的学生可能会从中受益或根本不会受益的情况，这取决于如何使用媒体来指导他们。例如，如果学生没有基本的计算机技能，例如打开计算机和使用网络浏览器，那么互联网作为教学媒介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大学生，因为他们也必须具备基本的计算机知识和搜索技术，才能在使用互联网搜索信息时获益。

在 2010 年进行的另一项研究 [15] 中，从收集到的数据中获得的结果可能证明为女学生在互联网环境中的互动这一主要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考试期间，女学生在SN网站上花费的时间有所增加。 这似乎是需要应对女学生的考试压力，她们通过使用社交网站来做到这一点。 这项研究表明，互联网可能被证明对学生有益和有害，因为他们可以用它来帮助他们的学习，但不幸的是，也可能会被网络上的其他部分分散注意力。

1. 学习管理系统(LMS)
2. 学习管理系统是如何运作？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时代，学生的大部分日常活动都依赖互联网，因此设立在线系统或学生门户网站来满足他们的学术需求是合适的。在线门户网站必须是学生可以自信地搜索和获取有关课程信息的地方，并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学习管理系统 (LMS) 就是这样一种系统，全球各地的大学都在使用它。

基本上有四种类型的电子学习系统：学习管理系统（LMS）、学习内容管理系统（LCMS）、学习设计系统（LDS）和学习支持系统（LSS）[16]。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将重点介绍学习管理系统 (LMS)，它是一种被全球各大学使用的电子学习系统。

如此同时，LMS 在各大学中也被称为虚拟学习环境或课程管理系统 [17]。 Ayub、Rohani、Wan Marzuki、Wan Zah 和 Wong [18] 将 LMS 定义为一种基于网络的技术，它有助于特定学习过程的规划、分发和评估。它是一个软件环境，旨在管理用户学习干预以及向学生提供学习内容和资源。 LMS 也可以指用于跟踪、管理学习和管理系统的应用程序，特别是在学习环境中使用。

同时，有人指出 LMS 是“一套工具和框架，允许相对容易地创建在线课程内容以及该课程的后续教学和管理，包括与参加课程的学生的各种互动”（如引用于Mas Nida 等人）[17]。根据 Wahlstedt 和 Honkaranta 的说法，LMS 包括教学设备、人际互动、学习内容和评估，支持和推进学校或高等教育中的传统学习。 LMS 是一个有用的内容分发系统，老师可以在其中分发课程材料并与远距离的学生互动（如 Almarashdeh、Noraidah、Nor Azan 和 Alsmadi 所述）[19]。 LMS 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基于网络的高级技术解决方案，用于规划、传达和管理组织内的无数学习活动，例如可以评估特定学习过程的在线、虚拟课堂和老师指导的课程 [20]， [21]。

LMS 也是在线学习环境中对学生和老师都有用的解决方案之一。 LMS 是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学生交流和互动的工具。 LMS 将帮助老师提供他们的学习材料以及互动功能，例如话题讨论、共享文件和论坛。如前所述，LMS 还支持管理任务，例如交付和跟踪、检查、计划、虚拟直播课程和一些统计分析。这可以节省老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不会对教学过程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18]。

典型的 LMS 会提供一名讲师或主持人来准备和交付内容、监控学生的参与以及在线评估学生的表现。LMS 为学生提供互动功能。因此，线程讨论、视频会议和讨论论坛是 LMS 的主要功能。 LMS 的目标是跟踪学生的进步和表现。 LMS 不仅被视为一种教学趋势，而且还被视为一种使采用者受益的工具。作为基于网络的学习工具，LMS 有助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速度”访问学习内容和管理 [17]。

1. LMS在大学生中的问题

随着新系统的引入，用户之间会出现问题。 Ramayah 的研究发现，许多大学都在使用 LMS 进行电子学习课程和教学，但许多教师限制自己将课程材料上传到课程网站，而从不使用聊天、论坛、电子邮件、消息等互动功能）。一些教师可能会使用讨论板在学生和他们自己之间进行课堂讨论，但 LMS 中的讨论板缺乏即时反馈，这阻碍了用户使用它们。尽管 LMS 中提供了许多交互功能，但其使用能力可能仍然有限，因为它需要教师和学生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做出承诺（如 Almarashdeh、Noraidah、Nor Azan 和 Alsmadi 所述）[19 ]。

Wahlstedt 和 Honkaranta 还表示，现实与 LMS 中提供的许多先进教学工具（例如多媒体材料）之间似乎也存在差距，这些工具被认为是增强教学的可能手段，但并未得到利用。为了弥补这一差距，LMS 系统应该构建得更具适应性和可定制性。这也是为了支持具有不同计算机水平技能的教师或讲师（如 Almarashdeh、Noraidah、Nor Azan 和 Alsmadi 所述）[19]。

然而，另一项研究发现，将教学技术整合到高等教育中存在许多障碍，例如技术基础设施、教师努力、技术满意度和毕业生能力[22]。由于技术成本高、决策失误、竞争激烈以及缺乏商业战略，许多高等在线教育机构都失败了 [23]。这些提供电子学习的大学在实现成功的战略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包括课程的交付、有效性和接受 [24]。

除此之外，了解学生的意图并了解影响学生对电子学习信念的因素可以帮助学术管理人员和管理人员创建吸引更多学生采用这种学习环境的机制[25]。 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学习者对使用电子学习的看法、态度和意图的研究。 然而，马来西亚鲜有研究实证确定大学生的电子学习使用与个人因素（如感知有用性、容易程度、态度、使用意图和自我效能感）以及社会因素（如主观规范）之间的关系和组织因素，例如系统可访问性。

1. 大学生对 LMS 的接受程度

关于 LMS 使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绩好坏参半的学生身上。研究已经证实，平均而言，学生在借助和不借助在线系统的情况下学习的数量之间没有很大差异，但是根据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技术的方式，学生的学习成果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26]。为了更好地确定从 ICT 投资中获得了哪些优势，大学正在将重点转向 LMS 的学术用户 [27]。 2011 年的一项研究证实，正如技术接受模型 (TAM) 理论所建议的那样，感知易用性 (PEU) 对感知有用性 (PU) 有显着影响。 PU 和 PEU 对行为使用意向也有积极影响。这表明 LMS 让学生和教师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习效率和提高学习效率的能力比 LMS 易于使用、易于访问信息和清晰交互更重要 [19]。此外，LMS 的有用性导致学习者更愿意使用 LMS 的易用性。另一方面，LMS 的易用性导致教师使用 LMS 的意愿高于 LMS 的有用性。换句话说，LMS 的有用性比LMS 的易用性更能影响学习者的使用意愿，而LMS 的易用性比LMS 的有用性更能影响教师使用LMS 的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一般远程学习者和教师在他们的学习和教学活动中使用 LMS 以及 LMS 的高接受度意味着希望在马来西亚大学拥有学习管理系统 [19]。 该研究表明，学习管理系统的接受程度对于决定该系统是否可供马来西亚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使用和使用至关重要 [19]。 在韩国，鼓励人们在各个领域使用 IT，以适应 IT 带来的社会变革。大学生可能希望采用电子学习，因为他们认为电子学习经验将有利于未来的工作准备。2009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感知有用性还是感知易用性，都对使用电子学习的行为意向没有显着的直接影响。根据原始技术接受模型（TAM），假设感知有用性会影响使用意图，而感知易用性并没有直接影响使用意图[28]。研究的某些元素与先前的研究一致，而某些元素与先前的结果相反。然而，可以概括地说，学习使用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容易的，韩国学生已经熟悉通过互联网学习的好处 [28]。研究结果表明，一些 TAM 结构对大学生使用电子学习的行为意向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例如，在建国大学，教学中心开发了电子学习介绍、电子学习手册和电子学习策略[28]。

1. 结束语

在这个信息通过互联网快速传播的现代世界中，LMS 是大学生必不可少的工具，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及时了解课程作业，而是不能获得与日常作业有关的即时通知。反过来，讲师可以更轻松地在课外时间与学生联系，并且可以通过 LMS 立即向他们更新有关课程作业的问题。虽然使用 LMS 的人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这都是学习和使用全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应为使用 LMS 的学生和讲师提供适当的培训和指导，并拥有一支随时待命的团队，以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尽管如此，大多数大学生都可以访问他们大学的 LMS 或类似系统，以帮助他们加强学习过程。许多人也对 LMS 表达了积极的看法，因此证明 LMS 是全球所有大学的必要实施。

参考文献

[1] K. S. Hong, A. A. Ridzuan, and M. K. Kuek. (2003).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learning: A study at a university in Malaysi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ciety. [Online]. 6(2). pp. 45-49. Available: http://www.ifets.info/journals/6\_2/5.html

[2] M. Madhusudhan. (2007). Internet use by research scholars in University of Delhi, India. Library Hi Tech News. [Online]. 8. pp. 36-42. Available: 01.1108/07419050710836036

[3] I. Luambano and J. Nawe. (2004). Internet use by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Library Hi Tech News incorporating online and CD notes. [Online]. 21. pp. 227-239. Available: 10.1108/07419050410577550

[4] M. Uddin. (2003). Internet use by university academics: A bipartite stud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eds.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Online]. 27. pp. 4. Available: 01.1108/14684520310489014

[5] E. W. Nwagwu, J. Adekannbi, and O. Bello. (2009). Factors influencing use of the Interne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students of University of Ibadan, Nigeria. The electronic library. [Online]. 27. pp. 718-734. Available: 10.1108/02640470910979651

[6] K. O. Jagboro, “A study of internet usage in Nigerian universities: A case study of Obafemi Awolowo Univeristy, Ile-Ife, Nigeria,” First Monday, vol. 8, pp. 2, 2003.

[7] R. Hinson. (2006). The Internet for academics: Towards a holistic adoption model.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Online]. 30. pp. 542-554.

Available: 10.1108/14684520610706415

[8] J. Ellison, “E-commerce: household shopping on the internet,” The Daily, 23 October, 2001.

[9] E. Hargittai and A. Hinnant. (2008). Digital inequality: Differences in young adults' use of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line]. 35(602). Available: 10.1177/0093650208321782

[10] M. J. Dutta-Bergamn, “Beyo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Using psychographic research to narrate the story of internet users,” Studies in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vol. 2, pp. 3, 2002.

[11] R. H. Anderson, T. K. Bikson, S. A. Law, and B. M. Mitchell, Universal access to e-mail: Feasibility and societal implications, RAND Report No. MR-650-M,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95.

[12] M. Pastore. (2001). Internet use continues to pervade US life. [Online].

Available: http://cyberatlas.Internet.com

[13] A. Lozano-Nieto, E. Guijarro, and E. J. Berjano,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World Wide Web as an information resource in higher education: Benefits, threats, and recommendations”, Merlot Journal of online learning and teaching, vol. 2, pp. 1, 2006.

[14] J. W. Schofield and A. L. Davison, Bringing the Internet to school: Lessons from an urban distric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2.

[15] R. J. Oskouei. (2010).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on female students activities.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Online]. Available: http://dx.doi.org/10.1145/1858378.1858404

[16] J. Ismail. (2002). The design of an e-learning system: Beyond the hyp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Online]. 4. pp. 329–336. Available: http://www.qou.edu/arabic/researchProgram/eLearningResearchs/desi gnElearningSystem.pdf

[17] Mas Nida Md. Khambari, P. Moses, R. Khodaband, Wan Zah Wan Ali,

S. L. Wong, and A. F. M. Ayub. (2010). Students‟ needs and concerns: Experiences from a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2nd International Malaysia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nvention. [Online]. Available: web1.fp.utm.my/seminar/22.../12-Masnida-UPM-U7-004-Ready.doc

[18] Ayub, Ahmad Fauzi Mohd, Rohani Ahmad Tarmizi, Wan Marzuki Wan Jaafar, Wan Zah Wan Ali, and W. S. Luan,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s‟ use a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portal: Perspective from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vol. 2, pp. 4, 2010.

[19] I. A. Almarashdeh, N. Sahari, N. A. M. Zin, and M. Alsmadi. (2010). The success of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among distance learners in Malaysian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jatit.org/volumes/research-papers/Vol21No2/2Vol21No2. pdf

[20] N. A. Alias and A. M. Zainuddin. “Innovation for bette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dopting the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Malaysia Online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vol. 2, no. 2, pp. 27–40, 2005.

[21] L. Greenberg. (2002). LMS and LCMS: What's the Difference? Learning Circuits. ASTD's Source for e-Learning.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learningcircuits.org/

[22] D. W. Surry, D. C. Ensminger, and M. and Haab, “A model for integrating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into higher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vol. 36, no. 2, pp. 327–329, 2005.

[23] F. Elloumi, “Value chain analysis: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online learning,” in A. Anderson and F. Elloumi, Ed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nline learning, Athabasca: Athabasca University, 2004, pp. 61–92.

[24] R. G. Saadé, “Web-based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nhanced learning, EISL: Student assessmen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vol. 2, pp. 267–277, 2003.

[25] E. Grandon, O. Alshare, and O. Kwan,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 intention to adopt online classes: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Computing Sciences in Colleges, vol. 20, no. 4, pp. 46–56, 2005.

[26] H. Coates, R. James, and G. Baldwi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on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vol. 11, pp. 19-36, 2005.

[27] J. P. Campbell et al., “Top-T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ssues,”

Educause Quarterly, vol. 30, no. 3, pp. 15-22, 2007.

[28] S. Y. Park, “An analysis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in understanding university stud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e-learn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ciety, vol. 12, no. 3, pp. 150–162, 2009.